

《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反讽叙事

闫雪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泉州

摘要 | 本文从修辞和叙事两个方面分析《汤姆索亚历险记》中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的反讽。通过讨论该小说中情节的非线性发展，以及人物言行和心理描写时运用的修辞手法（如夸张与隽语），认为马克·吐温运用反讽叙事便于其思想在语篇和语言细节上的展开。反讽对于批驳落后规约、呼吁完善教育方式和关怀儿童成长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 马克·吐温；反讽；叙事；修辞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1876）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诙谐地记录了密西西比河畔圣皮特堡村中的少年汤姆·索亚的多彩夏日生活片段。作者自述该作品为一部儿童成长的年鉴（chronicle），通过记录孩子的日常经历，体现了对孩子天性的尊重、对不良社会规约的批判、对复杂人性的宽容。该小说看似是一部儿童成长小说，实则颇有针砭时弊的深意。该小说成书时距离内战结束不过十年有余^[1]，彼时人们的价值观经历了重塑，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扩张阶段，侵蚀着美国的社会与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在马克·吐温的文学世界中被比拟为“镀金时代”^[2]，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经济上的虚假繁荣，呈现了一个道德观念滑坡的社会。同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先驱的霍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认为，吐温心怀改良社

会的进步思想，希望改革社会面貌，其作品反映了社会问题且忠实于事实，达到了现实主义的制高点（转引自 Blackwell, 2004）。

反讽艺术在吐温的小说叙事中带有鲜明特色，不仅彰显他的创作思路和技巧，还显示他作为经历多舛的文人和热心社会活动家的人生态度。反讽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呈现出轻松揶揄的口吻，到了暮年却变得更为辛辣，带有愤世嫉俗的味道。这是由于作家将强烈的无常感受和忧患意识诉诸笔端：吐温晚年经历了丧

[1]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又称为美国内战，由于北方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而爆发。伤亡高达70多万，废除了蓄奴制度。

[2] 镀金时代：“gilded age”，原指吐温1873年与作家沃纳合著的作品《镀金时代》，后指代内战结束后至20世纪初的这段时期，社会思潮泥沙俱下，物欲催生投机和腐败。

妻丧子之痛，加之他更深刻洞察到一战前美国社会人心浮动（他去世三年后一战爆发），因此就可以理解作家的忧愤心情。从学理上看，反讽对于某一作品叙事分析，都离不开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正如布斯所说，它由于在叙述情节事件、塑造人物形象、显示作者的情感态度上，具有委婉旨微而又深刻有力、耐人寻味的特点，因此可作为评价作品的一种美学尺度（布斯，2017）。对于人物形象而言，汤姆·索亚作为“反叛的亚当”的形象深入人心，呈现了个人主义的理想和破除旧有藩篱的觉醒。

反讽既作为“话语”参与权力叙事、温情叙事、隐性叙事等，比如对刘震云描写官场系列小说、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探讨。同时，反讽也在修辞层面得到修辞学、语用学乃至符号学领域的关注，如小说修辞学家布斯（Wayne C. Booth）、解构主义文论家保尔·德·曼（Paul De Man）均对于反讽有着论述。德曼（2008）认为“反讽和讽喻作为时间性修辞的一体两面，文本即在时间维度中意义不断迁移的结果”。

本文拟从人物形象、情节安排中的反讽出发，探讨马克·吐温如何运用反讽在叙事、修辞层面上表达主题。反讽既在字句层面有着频繁的运用，又在段落篇章间起着调节叙事效果的作用。

二、反讽：修辞反讽与叙事反讽

修辞反讽可以说是反讽的本位种类，即通过种种修辞手法，分析一个或多个辞格的表里来理解的一种反讽。《修辞学发凡》列举了常见的数十种修辞格，如譬喻、回环、飞白等，用来分析作品风格的指针。其中的倒反辞格与反讽相似，包括倒辞和反语，是一种“说者口头的意思和心里的意思完全相反的措辞”（陈望道，1999）。反讽所传达的信息可分为语言层面（一语双关、隽语、俏皮话等）和文化信息层面（即传递作者和读者共有的知识，包括规约、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语言层面的信息常以隐喻、夸张、悖论、移就修饰和通感修饰、轻描淡写和小题大做等手段传达出来。主人公“索亚（sawyer）”这一姓氏说明了作者利用双关语实现反讽的意图：该词本用于指河里的暗礁，这里暗示了成长所要经历的困难。而文化信息层面常以种种反差来实现，如大人与儿童心理和思考方式的不一致。

与叙事语境关联紧密的叙事反讽，具有明显跨

越字句的构筑范围，具备了强化主题的叙事价值。文中对于迷信思想影响到孩子的多处叙述，就体现了应批判不良社会规约的主题。西方学者对于出现的叙事反讽分类更为细致，按照实现方式和情态可分为无关个人式反讽、自我贬抑式反讽（即苏格拉底式反讽）、天真质朴式反讽、自我暴露式反讽、揶揄式嘲讽、直接矛盾式反讽等（转引自 Najjar, 2021）。无关个人式反讽在文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叙述干预，叙述者客观陈述事实，偶尔做出判断。“而自我贬抑式和天真质朴式反讽多体现在叙述者或人物自嘲或有口无心地说出悖谬的话语（或做出某些荒谬行为），而达到意在言外的效果”（转引自陈黎莉，2019）。比如汤姆三人离家出走多日，村里人寻找未果，已经打算为他们举行葬礼，可在这时他从天而降，让人们且喜且怒。这其实是孩子安排好的把戏，目的是逃脱大人的责骂，而之后汤姆有口无心地说出这一安排，让姨妈的想法，即神灵保佑了汤姆安然归来，显得没有根由（见 chapter 18-19）。其他几个分类在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都有体现，因此不再赘述。另外由来已久的分类还有言语反讽（verbal irony）、情境反讽（situational irony）和戏剧化反讽（dramatic irony）。“情境反讽相对于言语反讽而言，更追求一种整体效果，是文本的主题、结构等文体要素共同孕育的一种张力，通常隐而不现，不着痕迹”（转引自庞好农等，2021）。笔者认为言语反讽让人站在施讽者的立场上，而情境反讽让人作为受讽者而观察反讽的意图。

认识修辞反讽和叙事反讽，可以从效果发挥的间隔展开，即时评论式反讽和间接解读式反讽便由此而来。即时评论多通过叙述者的直接引用人物话语或发表旁白体现，吐温借主人公汤姆之行为发表赞成或反对的看法。比如汤姆在寻宝时听到村人乔有着 1200 美元的财富，决定追踪到底，要知道“600 美元足可以让半打孩子成为富翁！”^[1]（Twain, 2010）。叙述者展示了孩子十足的猎奇心理，但是金钱只是这场猫鼠游戏的次要奖赏，最大的奖赏是他们满足的探险欲和正义感。而乔为才所累，至死都带着钱口袋，暗示了金钱对人的巨大诱惑力。这

[1] 文中对反讽分析时，所示语句均由笔者译自 2010 年版“Tom Sawyer's Adventure”。

笔财富成了另一部吐温经典作品的楔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为主人公哈克带来了许多波澜，让他见识到亲情也得让位于金钱的残酷事实。

比较起来，间接解读式的反讽可以加强读者对故事和现实之间的关联认识，叙述者会给读者以点拨，同时鼓励读者寻找关联解读反讽。它与得名于18世纪的情境反讽相仿，为了区别情境“situation”这一带有歧义性的术语，因此笔者如此称呼这一带有语境依存性的反讽^[2]。吐温设置的情节看似圆满实则开放，比如结尾被困山洞的汤姆安然回来，揭发了杀人犯乔的行踪，带回了巨额的财富，俨然成了小英雄。而反派乔死在了山洞出口处，被巨石堵住了出路，与光明仅有一墙之隔。吐温以此质疑惩恶扬善的彻底性。

另一种认识方式是根据反讽所达到的效果的显隐划分。利用叙述者即时评论实现了明确可感的反讽。情节的冲突、人物言行和性格上的矛盾之处体现了较为隐蔽的意在言外的反讽。明确可感的反讽的作用之于布斯是“叙述者通过描写人物言行和发表看法，而建立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从而带领读者进入反讽的情境，能够设身处地思考人物的举动”（布斯，2008）。它常与意在言外的反讽一前一后，充分发挥幽默与警示作用。作品中，反派乔拿匕首意欲杀死医生时自白道，自己由于贫穷而遭白眼，这世道不公（Twain，2010）。反派乔吐露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玩世不恭尽是贫困所致，这仿佛是阿Q式的心理作祟，无论事实好坏，都尽数归结于外因。他一步步纵容自己，最后酿出杀人的恶行。这里的反讽通过可感的人物自白，放大了人物行为的动机，人们得以窥见人性的复杂之处，生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感受。可见明确抑或含蓄的反讽殊途同归，方便人们通过视觉和心理体验得到裨益。但其中有的让人一望即知作者对文字游戏的娴熟运用，有的需要进一步挖掘弦外之音。

总体来看，反讽的实现方式、效果发挥的间隔和效果的显隐都可以作为认识反讽的途径。偏重修辞意义的反讽多借助修辞工具实现，直接浅显。而更具有叙事作用的反讽带有象征性，语境依存度高。“二者的共性是都具有讽刺施受双方的参与，都有类比和对比的思维方式起作用，不同之处是发挥幽默、警示或揭晓主旨作用的时间跨度不一”（庞好农等，2021）。

三、实现反讽：情节与人物中的反讽

马克·吐温在该小说中的反讽进入情节与人物塑造时，针砭不合理的社会规约，批判学校教育对个体成长的消极作用。

（一）情节的起落

叙事上的反讽更多体现在设疑、解惑和布置叙述线索等等情节设置上。时至今日，在现代诗学的影响下，“反讽已成为文学研究与批评中一种重要的理论武器，反讽叙事亦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的写作策略”（Blackwell，2004）。文中的反讽指向孩子接受学校教育时与校长的对立，以及主人公与代表恶势力的反派的对峙。

叙事反讽有赖于情境的辅助理解作用，但又与情境反讽略有不同。情境反讽源于古希腊悲剧，在18世纪得名，新批评派反讽研究的代表人物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认为“诗篇中的任何陈述语都得承担语境的压力，它的意义都得到语境的修饰”（qtd in Gorman，2018）。而叙事反讽通常关系到作家对社会、对人类总体性的看法与评价，是作家为主题表达而精心构筑的关于生存环境状况的巨大隐喻系统。吐温认为人人平等，因此他为美国的华裔劳工发声。他在多次演讲中分享自己的社会见解，他以宽容、清醒的眼光看待人事的盛衰和命运加以个人的荣辱。他始终保持对普通劳苦大众下视近观的亲切态度，这与他自己曾做过水手和排字工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叙事反讽呈现了主人公汤姆和乔的长幼、力量 and 价值观冲突，从而把正义力量虽弱但顽强的特点展示出来。作者有意加大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汤姆的数次以身犯险十分牵动人心。在小说中，汤姆目睹村人乔谋杀罗宾森医生，继而骗醉酒意识不清的村人波特，让他相信是自己失手杀死了医生。起初，为了不惹事端，二人约定隐瞒目击的情景，之后二人在目睹乔栽赃波特时也保持了沉默，害怕对方报复手

[1] Huckleberry Finn's Adventure, 以哈克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自己与黑奴吉姆经历的事件，抨击了蓄奴制度的罪恶，呼吁人权平等。

[2] 间接解读式的反讽，indirect irony，该名称笔者所加。区别于 situational irony 这一文学表现手法，可查阅德国谢林、索尔格等学者的著作。

无寸铁的自已。受到正义感的驱使和负疚感的煎熬，汤姆勇敢地法庭上说出事实，洗清了波特的罪名（Twain, 2010）。正是在人们观望犹豫、反派睚眦必报的情境下，孩子诚实勇敢的品格更加难能可贵。

最为戏剧性的地方是汤姆揭露了乔的恶行后，在场的人们任由乔逃脱了去，因此叙事反讽将继续围绕汤姆追踪乔的故事展开。这样的追踪一次是在废弃的山上小屋里，汤姆和哈克偷听到大量的钱为乔所持。一次是在乔藏身的酒馆里，二人大胆刺探钱的下落。后来，汤姆和哈克得到了乔的不义之财，这体现了一定的训诫意味：善恶有报。另外，可以发现村人们轻易相信乔的陷害，不是因为没有人明察秋毫的人，而是因为无人敢面对恶霸可能产生的怒火和报复，人们同情弱者但怯于援手。此外，乔没有得到法庭的制裁而是死于天意的无常，暗示了求财者为财所累的思想。

另一处叙事反讽体现了学校情境下师生之间的摩擦，较为直接地“让叙述者与读者交换看法”（Najjar, 2021）。在学习成果展示这种家长列席的场合，孩子们也敢将虎须捉弄校长，这厢校长对学生们发表了演说与鼓舞，那边就遭到了学生们的整蛊，被悬空的猫抓走了自己的假发，在众人面前丢丑（Twain, 2010）。叙述者理解地感叹这是学生为自己出气的举动，无形中反讽了教学方式的不得人心。另外，叙述者交代了这些孩子之前遭到过老师的批评，鲜有站在台上展示自己的机会，因此叙述时带有同情色彩。后文又描述了校长平日对孩子颇为严厉的情况，给出了孩子淘气的原因，体现了因果逆序叙事反讽。由于发现自己锁在教室桌子上的书本破损，校长挨个点名盘问班里的孩子，使得孩子们噤若寒蝉。此时汤姆站出来为无意中犯错的女同学贝卡挺身而出，受到面壁的惩罚（Twain, 2010）。可以看出这样丝毫不顾及孩子感受的解决方式，不利于孩子的学业与人格完善。

（二）人物的塑造

直接或间接地，修辞和叙事反讽也塑造着主人公汤姆的形象。汤姆是个不随大流、发掘自我可能的实干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汤姆能够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之中保持自己的想法，善于处理人和事物，从而在成长的关键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修辞和叙事反讽有时直接与汤姆在野外、在学

校、在家庭的言行相结合，从多个场景塑造他的形象。正如作者在作品开头说的，“汤姆身上融合了他所熟悉的三个男孩身上的特质，因而是一个多面体般的角色”（Twain, 2010）。的确，孩子是成人的镜子，汤姆的言行对大人也有启发，正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名言“孩子是成人的父亲”，人们其实在培养孩子的同时思考自己身上的优势与缺点。小说中，汤姆被姨妈要求粉刷篱笆，由于好逸恶劳，于是汤姆故作享受这份苦力，惹得村子里其他孩子们颇为眼热，也想做一做粉刷匠。于是汤姆顺水推舟，有条件地答应了伙伴的请求，轮流让他们刷篱笆，双方皆大欢喜。这经典的一幕让叙述者感叹“娱乐只能浅尝辄止，倘若变成日复一日的工作，便呜呼哀哉”（Twain, 2010）。该评论体现的叙事反讽展示了汤姆在村子里与其他孩子的交往状态，体现了他善于逆向思考的品质。

有时，修辞反讽直接通过用词体现人物的性格。学校里，汤姆对同学们谈起自己那次负气出走的经历，伙伴们看着他晒黑的皮肤，听了他的冒险不由地啧啧佩服。于是汤姆享受到了在他看来最为风光的待遇，“如乐队的鼓手一般、如动物园展进入乡间时领头的大象那般受捧”（Twain, 2010），此处明喻修辞反讽凸显了神气跳脱的孩童形象。

叙事反讽和修辞反讽同时发挥作用，从人物言行随环境变化可以看出来。比起去教堂祷告时的不适从，汤姆在野外更自在，和另外两个伙伴一起，从自然那里学会了生活的知识。不管是野外的恶劣天气，还是缺少食物的情况，都无法让他们压抑自我。遇到暴雨时，“一切都被黑暗吞没，一道闪电径自闯入，将黑夜照亮成白日一般，也照亮了三张受惊的雪白小脸”。冒雨过夜后，他们重新投入野外的探索，自己捉鱼挖乌龟蛋，味美极了——“他们没意识到在露天的草地上过夜、在耗费了精力玩耍以后，饥肠辘辘的他们饱餐一顿是多么快活”（Twain, 2010）。以上拟人的修辞反讽以及调侃的叙事反讽体现了孩子面对雷电等自然力量时的勇敢以及在野外生活时的随机应变。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吐温在字句和篇章各层面运用修辞反讽塑造人物形象。修辞虽委婉，可是精到的语言与所要反讽的事件人物等具有类比性，因此方便人们领悟到言外之意。而叙事反讽以情节的顺接、反转等变化为依据，以叙述者干预为

主要手段,以种种反差(人物言行、环境上的反差等等)为动力,达到了深化高潮情节的效果。它们分别以近景和远景的方式共同表现了人物的形象。

四、反讽对于呈现主题之贡献

小说主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合理社会规约的批判,二是对缺乏学生主体意识的教育方式的反思。上节分析了修辞和叙事反讽两大反讽亚类在情节和人物上的表现,本节说明二者如何渐进地、动态地揭示主题。

(一) 质疑与行动:打破规约

反讽因在多处出现,因此需要综合分析其揭示主题的效果。社会规约既表现在成人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上,也体现在学校、教堂、法庭等集体力量规范人们行为的外在约束力上。通过揭露儿童是非分明与大人明哲保身的价值观的冲突,吐温希望人们与汤姆感同身受,从他的故事中吸收养分,做敢于突破自我及规约的战士。

以叙述者干预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叙事反讽,“通过描述儿童模仿成人的行为,揭露了大人们不合理的意识和行为等”(陈黎莉,2019)。最为明显的是人们听信反派乔的一面之词,也出于事不关己的态度,竟然真的将波特作为杀害医生的嫌疑人关押起来。汤姆难以坐视不理,“他久久徘徊在法官撒切尔家附近”。这一情节上的伏笔,为之后法庭上汤姆说出真相做了铺垫,让人们自惭不已。另外,许多描写还反讽了某些迷信行为。汤姆寻宝时要看日子“避开不吉利的周五”,寻宝也要在“鬼魂地盘”的树影以外。汤姆带着铁锹等工具在跟踪反派乔时被发现,却认为自己的不走运是鬼魂作祟,这掀开了某些迷信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正如写下《嘉丽妹妹》的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所要表达的那样,“某种意义上吐温是不懈的演说者,这样的人指引着人们播撒爱、同情和善意,起身蔑视虚伪和欺骗”(Blackwell, 2004)。吐温也认为幽默若要长存,必会明白地教化、宣扬某些事实。

叙述干预还反映了学校、教堂、法庭等群体力量通过制度的公信力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法庭审判杀害医生的嫌疑人波特时,大家看到波特的辩护律师居然不置一言,因此感到愤怒:“人们的窃窃私语中充斥着迷惑与不满,陪审席上一片哗

然”(Twain, 2010)。待到律师请出目击证人汤姆说出真凶乔杀害医生的时间、地点、具体经过等,人们为伸张正义而喜悦。作者一方面利用转喻的修辞反讽,将人们的愤慨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对律师的行为采用先抑后扬的叙事反讽,说明了当人们面对不公时,尽管暂时受到蒙蔽,依然可以捍卫正义。

吐温在其他短篇小说作品中也利用多种修辞反讽,指引人们关注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吐温的短篇小说《车上人吃人见闻》中人们经过一周的断粮之后竟然选举出吃人委员会以平息“谁该牺牲自己”这个争论,人们或是提名富人或是提名体格庞大的人去自尽,可见残忍。文中的叙事者亲历该场景,对其轻描淡写,却还是让听者悚然。吐温使用了低调陈述的修辞反讽来直指某些社会弊病,如出于私利互相攻讦、物质主义的盛行等。

(二) 引导和关怀:爱的教育

仅依靠书本和大棒的教育方式不能让儿童的个性充分发展,吐温看到了这一症结,呼吁人们关心孩子的身心成长。反讽体现出来的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要经历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

叙事反讽放大了孩子的自我觉醒意识,也放大了家长们的有所改善的看法和反应,为完善家庭教育提供余地。一次吃饭时,汤姆的表亲西德失手打破了糖罐子,姨妈下意识以为汤姆打碎了糖罐子并斥责了他,之后却碍于面子没有向他道歉,使得“他的心因悲伤而郁郁,对旁的事情完全无动于衷”(Twain, 2010)。该转喻修辞反讽体现了儿童对不当教育方式的无声抗议。接着汤姆的离家出走让姨妈担心而又后悔,不料汤姆又偷偷回家,本来是要报平安信,无意中看到了姨妈的眼泪和自责也十分愧疚(Twain, 2010)。叙事反讽安排家长事后反思与孩子的日常相处有什么局限,从而意识到要尊重彼此:孩子自然孺慕长辈,长辈也要因势利导,看到孩子特立独行背后的想法。

叙事反讽还提及孩子因个体差异而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有所不同,因此重书本轻沟通的学校教育方式亟待完善。学习本来应教育孩子乐善好学,而传统的西方教学方式多以记诵罗马人的拉丁文语法为豪,文法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长盛不衰。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仍拾人牙慧,承继了流于形式的枯燥的语法教学方式,虽不再学习僵死的拉丁文,

仍是教师主导下一味地输入无趣的学习内容。文中用了近千字的篇幅节选了孩子们背诵的空洞的文章，孩子们本来一知半解，却还是强记下来以博得赞许（Twain，2010）。该直接引语式的叙事反讽不露痕迹，直到读者在将近三页的篇幅中真实接触了这类文章，才察觉这是实实在在的讽刺：得法的学习应让孩子理解，学以致用。不过在本书中，作者表达了对教育改良的乐观与期盼，文章末尾哈克不再混迹村头巷尾，而是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这便体现了作者对教育树人隐含的认可。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反讽的类型、表现、特点以及反讽对于主题传递的贡献。依据其使用动因，反讽可以分为修辞反讽和叙事反讽。它们诉诸人们具有的进行类比和反差的思维共性，即“求同和存异”，从语言修辞和情节起伏方面共同塑造人物、增进叙事的连贯。除了塑造以汤姆为代表的随大流、敢于冒险的实干家形象，反讽还批驳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呼吁改善教育方式。作者的这部半自传作品蕴含了有的放矢的幽默、深刻的批评、对时代特色的反映，并引发了人们彼此间的共情和关怀。

参考文献

[1] Beauchamp, Gorman. “But Tiepolo is My

Painter”: Twain on Art in A Tramp Abroad [J]. *Southwest Review*, 2018 (3): 46–48.

[2] Blackwell W K.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M].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ublishing press, 2004.

[3] Ghaylen Ben Amor Najjar. Reflections from the Barbary Coast: Mark Twain on the Balloon of 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J]. *the Mark Twain Journal*, 2021, 4 (1): 34.

[4] Twain M. *The adventure of Tom Sawyer* [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5] 保罗·德曼. 阅读的寓言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6]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M]. 北京: 新世纪出版社, 1999.

[7] 陈黎莉. 简·奥斯汀小说《诺桑觉寺》中作者评论的叙事价值 [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9 (4): 38.

[8] 庞好农, 刘敏杰. 从反讽性幽默到延宕性幽默: 《越境黑夜》中的幽默诗学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1): 44.

[9] 韦恩·布斯. 小说修辞学 [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Ironic Narration in *Tom Sawyer's Adventure*

Yan Xu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rony used in *Tom Sawyer's Adventure* from rhetoric and narrative aspects. Irony is especially used in characterization and plot design, and mainly resides in the non-linear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s plots and the rhetoric devices (like hyperbole and paradox) adopted in the delineation of character's thoughts,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Mark Twain uses ironic narration to facilitate the overall text advancement and promote linguistic details. Ironic narration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revealing the unwholesome conventions, ameliorating the education method and focusing on individual growth.

Key words: Mark Twain; Irony; Narration; Rhetoric devices